

田中芳树 著

银河英雄传说

落日篇



第10集

银河英雄传说

10

落日篇

作者：田中芳树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日本电视小说精品

银河英雄传⑩—落日篇

田中芳树—著

蔡美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200 千字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3—8/I · 1029 定价:12.00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第一章 皇妃诞生	(1)
第二章 动乱的诱因	(23)
第三章 宇宙结构	(47)
第四章 流血通往和平	(67)
第五章 迷惑的行星	(87)
第六章 冬馆天火	(106)
第七章 深红星路	(12)
第八章 美人嗜血	(151)
第九章 黯淡黄金狮子旗	(172)
第十章 梦的尽头	(192)
后记	17

第一章皇妃诞生

I

冬夜，群星的光芒形成了青玉色的瀑布倾注在园中。新帝国零零三年，宇宙历八零一年经过了一个小时之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向集中于大本营中庭的文武官宣布将迎娶皇妃的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高官们有一瞬间的沉默，凝视着他们年轻貌美的皇帝，随即爆发了一阵欢呼的祝福声。当莱因哈特握起为女性却任职大本营幕僚总监要职的希尔德·冯·玛林道夫，亦即希尔德的手的时候，高中有人热烈欢呼起来。

“皇妃万岁！”

这个叫声让人觉得清新无比，过了半瞬间，其他人也加入了欢呼的行列。

“皇妃希尔格尔万岁！”

欢欣的气氛驱走了众人的惊讶。以前虽出现过皇帝和伯爵千金之间的传言，但是，这些传言也都没有什么恶意。

“向皇帝伉俪干杯！”

酒杯相互碰撞着，笑声洋溢在四周。夜晚的庭园中充满了欢欣的气

潮。香槟酒不断地被打开，众人的唱和一波接一波，与冬天的夜气溶成一片。

“为皇太子殿下干杯！”

“什么，应该是为美丽的公主殿下干杯！”

“不管怎样，这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就因为去年是一个多事的年头，所以众人祈求今年平安如意的欲念就更强了。而皇帝的婚姻大事则比什么都重要，因此，大家都觉得这件喜事正象征着今年的和平繁荣。如果皇太子诞生了，罗严克姆王朝不就不会只止于一代了。不管是像父亲或母亲，生下的一定是个美丽而聪明的皇室子女吧？人们的欢呼声此起彼落，似乎永远不知道停歇一样。

年初，莱因哈特的健康状况看来似乎也很好。原因莱因哈特就不喜欢医生，而自从去年十月之后，在宫廷任职的医生们在和技术上也都难有什么进展。这些御医之间不断就皇帝的间歇性发烧及生病做私底下的讨论，他们给了那些症状一个暂定的名称“皇帝病”。即感冒一样，与其说这是一种病名，倒不如说是一种症状名，确定了这个疾病的名称为“变异性剧症胶原病”是在莱因哈特临死之前的事。

对医师们而言，这个时期或许应该比较注意怀孕中的希尔德的健康和胎儿的发育。莱因哈特自己也曾做过这样的指示。虽然说胎儿的发育十分顺利，预产期在六月一日，但是，由于是第一胎，分娩往往比预产期迟，所以也有可能晚到十日左右。总而言之，如果情况一直保持这样的平稳状态，在今年年中，享有宇宙中最高知名度及期待度的婴儿应该就会呱呱落地了。

“以个人身分恋爱，以公职身分结婚。”

这是专利君主在结婚的时候经常被使用的表达方式。但是，以莱因哈特的情形来看来，他和希尔德的关系是不是能称为恋爱，不管在当时或后世都有人提出这样不怀好意的质疑。不可否认的是，对莱因哈特或罗

严克拉姆王朝而言，希尔德都是不可缺的人物。

“开创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是皇帝莱因哈特，但是培育这个王朝的却是皇妃希尔格尔。”

针对这段评论，后世的历史学家们甚至引发了“最先说这些话的是我”之类低层次的争论。不管怎样，对于莱因哈特和希尔德的婚姻，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异议。或许希尔德的父母玛林道伯爵弗兰兹的温和为人也是未引起人们反感的原因之一吧。

新娘的父亲国务尚书佛朗兹·冯·玛琳道夫伯爵于一月三日向皇帝表明了辞职的意愿。皇帝莱因哈特只是微微地皱了皱眉头，没有立刻回答。他虽然知道岳父的真正意思，但是，在继任者还从缺的情况下，国务尚书的位置却不能空着。当皇帝表明玛林道伯爵目前仍需担任尚书之职时，这个新娘的父亲不禁沉浸一片感伤当中。

希尔德的结婚准备工作由总管汉斯·休特鲁兹和他的妻子负责。他们那个原本小小的希尔德小姐就要结婚了，而且是皇帝陛下的新娘，汉斯心头有着无比温馨的感慨，但是他跟主人一亲戚，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其他的事，因为他必须四处奔走，为即将到来的婚礼做各项准备。婚礼是一件值得大家庆幸的事，但是，从公布结婚的消息到举行结婚仪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的忙碌实在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对要为支配全宇宙的霸者准备婚礼事宜的人来说，时间太过短暂了。汉斯虽然是这么想的，可是，既然希尔德已经怀孕了，这么仓促地举行婚礼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再怎么说，皇帝出人意料之外的竟也是一个动作迅速的人哪！汉斯不禁这样想着，随即慌忙地甩了甩头，企图把这个想法逐出脑外。因为他知道是一个极为不敬的想法。

为了参加结婚大典，高级官员们都聚集到新帝都费沙来了。帝国元帅渥佛·米达麦亚也是其中之一。

米达麦亚家的成员现在已经有四名了。丈夫渥佛根，妻子艾芳瑟

琳，养子菲利克斯，以及被保护者海因里希·朗贝兹。就像后世著述“米达麦亚元帅评传”的历史学家们所记述的“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四个”在一个屋檐下享受着完全没有隔阂的家庭生活。

悼念挚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之死的悲伤气氛在他的底层浓烈地飘摇着，但是宇宙舰队司令长官的重责大任接踵而来，而现在，皇帝要举行婚礼了。迎接他进家门的艾芳瑟琳的笑容和海因里希的敬礼菲利克斯充满活力的哭声。

“有个小孩子还真是吵人哪！艾齐纳哈家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呢？”

米达麦亚试着想像被称为“沉默提督”的同事的家庭生活，然而，他实在无法具体化，于是他只得放弃这个尝试，把艾芳瑟琳为他冲泡的咖啡的热气抵在下巴上。然后，他突然也其不意地问妻子。

“艾芳，你觉得我适合当个政治家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询问，夫人蓝紫色的瞳孔中浮起了微微讶异的表情，不过，她立刻抹去了这个疑虑。

“我不知道你打算怎么办，不过，渥佛，你是个光明正大的人。我觉得就算不是个政治家，这也是一种很了不起的资质。”

艾芳瑟琳很乐于称赞他，但是，即使这是真话，光具备有光明正大的性格并不能统治一个国家。渥佛根·米达麦亚知道这一点。他对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干有着与事实相符的自信，然而，对于政治，有没有自信是另外一回事，在这之前，他压根都没想过。

至于为什么“疾风之狼”会问妻子这种问题，那就要推到国务尚书玛林道夫伯爵表明辞意之事了。因为成为皇帝莱因哈特的岳父的那个温和帝国贵族推荐了米达麦亚做自己的继任者。

在战场上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和狼狈的帝国军最高勇将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也不禁怀疑自己手上的咖啡杯中是不是被放了兴奋剂之类的东西。而且，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拜耶尔蓝上将还压低了声音加上了

这么一句……如果阁下不接受，或许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就会坐上那个宝座。

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元帅和米达麦亚并不是什么特别的政敌。米达麦亚虽然很明白表现出对军务尚书的厌恶，但是，他却从来不曾想妨碍其职务，而姑且不论奥贝斯坦内心有何感想，至少他在表面上总是一派超然的姿态。去年，当时也身为元帅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还健在，这三个人的权限和心理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均衡的三角形，然而，自从罗严塔尔死后。这两个人的关系或许就像立于以皇帝为支点的天秤的两端。米达麦亚虽然极力地想避开政治，但是，他是不是能永远做为一个单纯的军人呢？以目前的情况看来，事情的演变似乎越来越不能令人放心。

II

当正式决定将册立希尔德为银河帝国的皇妃之后，宫内省和司法省之间就根据帝室法进行了各项讨论。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希尔德成为皇妃之后，皇妃的地位是不是就仅止于“皇帝的配偶”？

希尔德身为皇妃，具有和皇帝同为帝国的统治者的地位一事，在莱因哈特向她求婚时就已经决定了。问题在于，是不是应该将这件事明文化使其成为国法？帝室法中是不是应该记载着“皇妃不只是皇帝的配偶，同时也是帝国的共同统治者，具有继承帝位的资格”？

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难题。希尔德是一个甚至连莱因哈特都赞赏有加的明理而聪慧的女性。如果光就她来说，她的确具有分担皇帝统治责任的资格。但是，将来又怎么样呢？将来会不会产生没有任何见识和才能的女性当上皇妃，干涉国政而致使国家产生混乱的危险呢？是不是应该限制皇妃的发言权呢？针对这个问题，各式各样的议论被提出来，但是却总是没有个结论。

然而，以共和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种讨论其实只是引人讪笑罢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根据血统继承最权力这件事本身就是个不应该有的缺席。姑且不论皇妃，如果皇帝本身无能、懦弱、愚劣的话，国家就将混乱不堪了。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既然是专制政治，帝国的高级官员们就不得不考虑到对君主有极大影响的女性的地位、权限问题了。

和希尔德一样，或者说比希尔德对莱因哈特更具有影响力的是里华德大公妃安妮罗杰，为了参加弟弟莱因哈特的结婚典礼，在一月二十五日达到了行星费沙。克罗第瓦鲁上将所指挥的小舰队把她从行星奥丁护送到费沙，这段长达五 000 光年的漫长旅途，对安罗杰来说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恒星间的旅行。在这之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行星奥丁的地表一步。

在仅有包指肯拉特·冯·摩德尔在内的六名近侍的陪伴下，安妮罗杰平安地踏上了费沙的地表。这个时候，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接下了警卫的责任，他的部下帕伍曼少将将她们一行人送到宿舍，同时就负起了警卫的任务。

在宿舍里有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人物正等着安罗杰。将成为皇妃的希尔德为了表示敬意已经造访了宿舍。

这是安妮罗杰和希尔德第二次面对面的会面。第一次是在旧帝国历四八九年，宇宙历七七八年的六月，在行星奥丁佛洛依丁当中，希尔德访问了安妮罗杰的山庄。而这一次是两年半后的再会。

“大公妃殿下，劳烦您长途跋涉，实在是惶恐至极。”

在希尔德的招呼之后，两人之间交换了几个礼仪上的问候，然后，她们便移往谈话室去了。暖炉已经新添进了柴火，金黄色和蔷薇色的光芒交相辉映，把暖气送进了整个室内。希尔德想起了在佛洛依丁山庄也有为似这样的景象和气氛，安妮罗杰微微地张开了她那秀丽的嘴唇，或

许是因为她和希尔德有着同亲戚的回想吧？

当她们两人面对着面坐到沙发上时，侍女端来了咖啡，在一片香气缭绕之中，皇帝的姐姐开口说话了。

“到了六月你就要成为国母了，希尔德小姐。”

“是的，如果情况顺利的话。”

双颊染上红晕的希尔德的腹部还不怎么明显，再加上穿着宽松的衣服，更是巧妙地把肚子遮了起来。她优美的身材和轻快而有律动感的举止从外表看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同为女性的安妮罗杰或许看出了她那原像上个少年的脸庞多出了柔和的线条。这大概是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发自身体里面的改变吧？希尔德即将面对一个安妮罗杰都没有经历过的经验。

“首先我要把弟弟托给你。我只能拜托别人做事，结果，我使得为弟弟献身的人遭遇了不幸，可是，希尔德小姐一定会幸福的。”

她指的大概是已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元帅吧？由于安妮罗杰保持了沉默，所以希尔德只能如此推测。

这个女人在十五岁时由于强权者的要求而从家中被强行带走。之后的十年，她一直受到前王朝的皇帝佛瑞德李希四世的宠爱，这是历史资料的记载。她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去接受自己的境遇呢？聪明如希尔德者也无法加以想像，不过，有几件事却很明确的事实。如果她当时拒绝了皇帝的宠幸，她的娘家缪杰家或许就会从地上消失了。接受格里华德伯爵夫人称号的她为了守护弟弟费尽了心思。如果没有这个女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罗严克拉姆王朝都不会存在。也就是说，她是产生今日怪史状况的母体。当弟弟任职权前王朝的帝国宰相，掌握独裁权的同时，她退隐了。或许她是认为自己对弟弟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吧，希尔德觉得似乎可以了解她的心情，可是，或许她只能这么想了。

突然，希尔德觉得安妮罗杰的脸让她有所感，她要把这种模糊的印

象用语言画出轮廓来需要一段时间。希尔德发觉安妮罗杰的脸太白了。眼前的女人原有和她弟弟相似的白晰皮肤，可是，为什么会让希尔德觉得一种无机感呢？这是在佛洛依丁山庄时所没有的感觉。虽然状况不怎么明显，但是，总让人觉得精神不够好。

或许安妮罗杰是生了什么病？这种猜测像一把小而锐利的不安的刀划过希尔德的心头。在这种奇妙的痛感尚未消失之际，近侍进来报告了。皇帝莱因哈特为了和姐姐见面，已经从大本过来了。此时莱因哈特仿佛要把来报的近侍撞开似地出现在门口了，冰蓝色的眼睛中弥漫着沉静的色彩。

“好久不见了，姐姐。”

他的声音因为无限的怀念及其他更浓厚的因素而颤动着。

对这对原姓缪杰的姐弟而言，这是阔别三年之后的见面，年轻俊美的皇帝脸上染着红晕，看来更加地年轻。莱因哈特原本担心姐姐是不是会来参加他的婚礼。在莱因哈特举行加冕典礼的时候，安妮罗杰并不有参加，尽管她一个握有巨大权势及人间至高荣贵的人，她却定愿一个人默默地隐居在佛洛依丁山中，丝毫不想干涉莱因哈特的治世。而现在，为了参加弟弟的结婚典礼，她长途跋涉而来。

希尔德离席，她认为自己不该在这里打扰这对姐弟的会面。对希尔德来说，安妮罗杰是个远远超乎嫉妒之外的对象。

大约经过二十分钟，莱因哈特从谈话室走出来，走向还在大厅等着他的希尔德对她说：

“琳林道夫伯爵小姐……”

“是，陛下。”希尔德反射地回答之后，莱因哈特像是突然注意到了什么似的，闭上他的嘴唇，两眼中闪过一丝苦笑。

“不对，再这样称呼就未免太奇怪了。你就要跟朕结婚了，结婚之后，你就不是伯爵小姐了。”

“是的”。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对话方式，但是，至少当事者中有一方是很认真的。而另一个当事者虽然多少有一些客观的判断力，但是，并没有意思去嘲笑对方。

“今后就叫你希尔德。所以你也不要再称我为陛下了。要叫我莱因哈特。”

“是的，陛下。”“莱因哈特”。

“是的，莱因哈特……陛下。”

一边这样回答，希尔德心中一边孕起一种近似确信的感受。这一定和莱因哈特跟安妮罗杰之间的交谈内容有关，或许是安妮罗杰这样劝莱因哈特的吧？尽管莱因哈特本身这样宣称，但是，日后莱因哈特却称呼希尔德为“皇妃”。而希尔德也称呼自己的丈夫为“陛下”。

III

于是，1月29日便是莱因哈特和希尔德结婚的日子。

玛林道夫家的总管汉斯·休特鲁兹从前天夜里就一直祈专业户天神奥丁让天气放晴，但是这一天，小雪还是不停地从蓝灰色的天空飘落下来，天气甚至可以说是寒冷的。汉斯二四小时不停地对天神的热情和热能加以咒骂，为“小姐”哀叹。

然而，新郎和新娘的优美及华丽却足以压过天气的无形性。因为在笼罩着一片蓝灰色的冬天的景致中，穿着大元帅礼服的莱因哈特和穿着像是用初雪结晶织成的白纱礼的希尔德，就像是一对远远超过神祇所能塑造出来的完美璧人一样，他们的造形甚至足以让所有的神明嫉妒。

玛林道夫伯爵发出了大为赞赏的叹息声。

“好漂亮啊，希尔德，如果你那已经去世的母亲看到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谢谢您，父亲。”

女儿接受了没有什么特殊但是充满了温暖气息的祝福，在父亲的脸上亲了一下，新郎则在嘴角露出了一个似乎不知道该扮出什么表情的微笑。

“玛林道夫伯爵，今后我应该称呼你父亲大人了。今后也请多麻烦了。”

被全人类的皇帝这么一说，这一次轮到玛林道夫伯爵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回答了。

“我是陛下的臣子。今后请陛下仍然像以前一样称我玛林道夫伯爵吧！”

这不是谦逊之词，玛林道夫伯爵觉得被莱因哈特称为“父亲大人”令他感到很不习惯。

“当陛下岳父是什么滋味啊？玛林道夫伯爵。”

内阁书记官长麦恩荷夫小声地问道。他是莱因哈特的阁僚中最年轻的，今年只有三十六岁，被誉为继前任的工总尚书席尔巴贝尔希之后的干才。他忠于职务，具有处理能力及判断力，但是，也有人批评他在独创的构想力上不及故人。玛林道夫伯爵经常获得这个少壮派官僚政治家的辅佐，如果没有米达麦亚元帅的话，或许他会推荐麦恩荷夫。也许当他有足够的指导力及影响力的时候就会坐上内阁的首座也不一定。

封麦恩荷夫的耳语，玛林道夫伯爵回以苦笑，然而，他的笑容却急速地萎缩了，因为他的视线和军务尚书奥贝斯元帅交叉而过。玛林道夫伯爵面对奥贝斯坦应该不会居于弱势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感到有一股压迫感。在这个时候，伯爵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借着他的女婿皇帝的威仪睨视对方。

莱因哈特和希尔德走在由列席者所筑成的人墙之间，爬上了高一层的台上。希尔德的白纱礼服经过巧妙的设计，掩饰了怀孕五个月的新娘的腹部，希尔德肢体和动作的优雅一点都没有遭到破坏。而证人正在台上等着新郎和新娘的到来。依照旧王朝的习惯，这个证人的职务由宫内尚书担任。

与其说这是因为莱因哈特的改革还没有推展到这里，倒不如说或许是因为要加以变更是一种很麻烦的事。

“我要在此宣告，新帝国历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和希尔格尔结为夫妻。”

过度紧张使宫内尚书鲁恩亥姆男爵声音和手不停地颤栗，结婚证书他手中上下左右地摇动着，仿佛那不光是一张纸似的。列席者的视线含着微微和责难之意，集中在宫内尚书的身上。

“稳定下来，贝鲁恩亥姆男爵，又不是你结婚。”

对皇帝而言，这是最大限度的玩笑。宫内尚书极力想把微笑挂一脸上去，结果只是让嘴唇和脸都微颤地颤动着。

“皇帝万岁！皇帝万岁！”

这个压迫整个礼堂的声量是来自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的肺和声带。“那根本不是欢呼声，倒像是怒吼。”日后克斯拉这样批评道，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一声叫喊之后，现场爆出了此起彼落的欢呼声，场内充满了喧闹的气息。米达麦亚元帅对着旁边的妻子耳语道：

“真是个漂亮的新娘啊！皇帝的身旁果然还是只有玛林道夫伯爵小姐才能匹配呀！”

“亲爱的，已经不是玛林道夫伯爵小姐了呀！是皇妃希尔格尔哪！”

一边哄着怀里的菲利克斯，艾芳瑟琳一边笑着对丈夫说道，菲利克斯把他的小手伸向正对着妻子点点头的米达麦亚的头上，想要抓他那蜂蜜色的头发。米达麦亚一家人的四周坐满了帝国军的首脑们。有在希尔

德辞职之后继任大本营幕僚总监的梅克林格一级上将，宪兵总监克斯拉一级上将，艾齐纳哈一级上将，毕典菲尔特一级上将，缪拉一级上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上将级，中将级的人，多不胜数。

毕典菲尔特拢了拢他那橘色的头发，对一个同事耳语道：

“说老实话，缪拉提督，皇帝在结婚典礼中当新郎时，看来也只不过是一个美貌的青年而已。但是，当他以大元帅的身份站在全军的前锋时，就像一个伟大的神祇一样，你不觉得吗？”

缪拉了解毕典菲尔特的感受。他那灰色的眼睛中充满了同意的眼神，并且用力地点了点头，不过，他仍然小声地回答同事。

“在我看来，即使他当一个新郎也充分表现出神祇般不可轻侮的气势。”

坐在缪拉对面的艾齐纳哈把视线投到他们两人身上，但是，却没有说任何一句话。

由于这个婚礼的举行，有人看来似乎得到了意外的运气。那就是在去年之前任职内务省次官兼国内安全保障局长，位居帝国治安维持机构顶点的海德里希·蓝谷。他以罗严塔尔元帅叛逆事件和费沙代理总督博尔德克的猝死狱中事件的主谋者的身份接受了审判，一般看来，他是难逃死刑的。而由于皇帝结婚前后执行被认为是很不吉祥，所以判决不被延到春天以后了。

米达麦亚一边让菲利克斯的小小指头触摸着他蜂蜜色的头发，一边想着海德里希蓝谷太过微小的运气，心中不禁有着难以言喻的不快感。菲利克斯笑了出来。他的笑脸和去年失去生命的势友奥斯卡·冯·罗严塔表情重叠起来。米达麦亚不由得重新审视婴儿的脸，但是，婴儿的两个眼珠都是大气层最上层的空中的颜色，并不是黑色和蓝色金银妖瞳……。

莱因哈特既然已是有家室的人，断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住在大本营一

角的小房间里。以前米达麦亚元帅原来拿来做为宿舍的三十室的大宅邸因为没有人借住而放置着不同，于是，莱因哈特便把它做为临时的皇宫。这个宅邸被称为“冬馆”。一等“狮子之泉”完工，皇宫就立刻移往该处，然而，众所周知，莱因哈特最终并未能踏进那座宫殿去。

再就他们的蜜月旅行一事来看，原本就因为希尔德已经怀了五个月的身孕，所以当然不可能在恒星之间飞行，至于在行星间飞行也有可能发生危险。所以他们的蜜月旅行也仅只于在行星费沙上的风景胜地逗留。大致上说来，他们就在山明水秀的费尔莱丁溪谷借宿于山庄一个礼拜。和前王朝的皇帝们相较之下，这种旅程甚至朴实得近乎枯燥。莱因哈特在私生活上几乎对享受这种事一点兴致都没有。

第一，从结婚典礼的会场来看，他选择的是香格里拉饭店，和以前的费沙市民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在警备上虽然极为重，料理的素质也极高，但是，和列席者在整个国家中所占的地位相较之下又显得极为平凡。列席者有一半以上都穿着军服。虽然不是刻意的，不过，罗严克拉姆王朝的军人政权风范却无形中表露无遗。

典礼在十五时四十分结束。

一个军官从军务省军事情报局跑向典礼会场，在花费了一番工夫之后，他把军务尚书奥贝斯坦叫了出来。面无表情地离开座位的军务尚书面无表情地听取军官的报告之后，把手掌支在他那没什么肉的下巴上沉思了约五秒半钟，然后迈着果决的步伐走到莱因哈特的面前。

“陛下，臣下有事报告。根据军务省的联络，旧同盟的首都行星海尼森发生反国家的暴动。”

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睛中闪过炽烈的电光火石。在一帝的希尔德不由得抱紧了胸前的花束，凝视着刚刚成为她的丈夫的年轻人的情表，在一段距离之外看见这个情形的提督们稍后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由得十分惊愕。不是针对暴动，而是针对军务尚书。